

斯巴达克思

意大利 朱万尼 维尔吉里

斯巴达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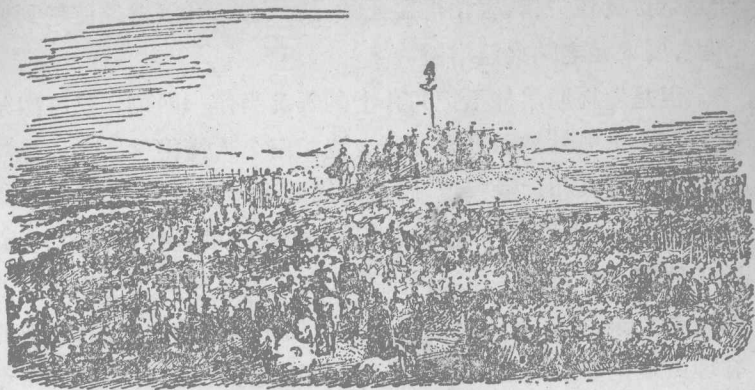
[意]拉·乔万尼奥里著

李 俚 民 译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二 斯巴达克思的英明和远见，使起义队伍的人数从六百人增加到一万人

派去追击加普亚逃亡角斗士的赛尔维里昂纳斯军队遭到惨败的消息，飞也似地传遍了附近各城市，康勃尼亚省整个儿地震动了，所有的人在知道了罗马军队溃败的详细以后，都吓得目瞪口呆了。

瑙拉、努采里亚、赫鸠婁納姆、巴伊、那坡里、米增尼①、庫瑪、加普亚以及这一意大利最富饶的省份的其他城市，都开始急急忙忙地准备防御。武装的公民日日夜夜地站在城門旁和城牆上防守着。只有城牆被拆光了的龐貝沒有敢反对时常到城里來筹措粮食的角斗士部隊。但是出乎居民們的意料之外，角斗士們既不像敌人也不像成群結隊的野蛮人，却像最有紀律的軍隊。

同时，各个城市的提轄紛紛派遣急使到全省提督梅季烏斯·李倍奧納斯那兒，要求他对这一愈來愈糟的危局采取緊急措施。

于是这位驚惶失措、害怕得要死的提督大人，又派遣急使赶到羅馬去，要求元老院火速增援。

但是羅馬顯然并不把角斗士的叛乱当作一回事。只有謝尔盖烏斯·卡提林納和朱理烏斯·愷撒两个人懂得这一次奴隸起义的重大意义和危險程度，因为他们知道起义的根源，它的綫索和規模，他們也了解角斗士們的最勇敢的領袖是什么样的人物。除了他們两个人之外，就再沒有人去想到那被角斗士迎头击潰的兩個大隊，尤其是因为逃回來报告战斗經過的兵士們，不但頗有理由地把惨敗的过失完全推卸到那位自負而又魯莽的統領賽尔維里昂納斯身上，而且还給他起了一个含有嘲諷意义的綽号“小瓦尔洛”^①。另一方面，那时羅馬必須与更强大、更危險的敌人作战：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在英勇無畏、深謀远慮的塞多留^②的領導下起來反抗羅馬的統治了。年青的龐培的勇气，加上年老的經驗丰富的梅台拉的計謀，在塞多留的智謀和韜略之前也黯然失色了。同时，实力雄厚的米特里达梯斯王也开始出兵反对羅馬，他已經打败了在这一年与盧齐烏斯·里齐尼烏斯·盧古魯斯一起担任执政官的瑪尔古斯·奥莱里烏斯·考达的軍隊。

执政官盧古魯斯虽然还在羅馬，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早已放到征集軍隊，远征米特里达梯斯王的大事上去了，因为那位國王的勝利已經震动了元老院和羅馬。但是，盧古魯斯在元老院

① 米增尼——康海尼亞沿海城市，在庫瑪南。

② 瓦尔洛——指公元前二一六年在卡內会战中被漢尼巴打败的自負的执政官。

③ 昆杜斯·塞多留——馬略派共和主义者，因躲避苏拉追捕逃到西班牙。他利用西班牙人民的力量，成立了一支大軍，在公元前八二——七二年期間屢次打败羅馬大軍，結果在公元前七二年被叛徒刺死。

的同意之下，还是派了一位勇敢而又老練的統領克洛提烏斯·葛拉勃尔，命令他率領六個大隊，約莫三千人左右的兵力到康潘尼亞去，跟起義的角斗士作戰。

當克洛提烏斯·葛拉勃尔忙着裝備交給他指揮的六個大隊，準備出發攻打角斗士時，後者却已經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勝利果實：在二十天之內，他們的人數已經從與季杜斯·賽爾維里昂納斯作戰時的六百個人迅速增加到一千兩百人了，而且現在他們已經獲得了精良的武器，準備為自由的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

斯巴達克思熟知種種戰鬥策略：從希臘軍隊的方陣起直到色雷斯軍隊、米特里達梯斯王的軍隊以及拉丁大軍的種種戰鬥策略。他曾經在羅馬的軍團中作戰，因此他是羅馬軍事制度的熱烈信奉者，他認為再沒有比羅馬人更優良更高明的戰術，拉丁人事實上已是一個舉國皆兵的民族。他認為拉丁人之所以能夠對那些視死如歸而且善於使用武器的民族取得無數次的勝利，首先應該歸功於羅馬軍團的紀律；他們的軍事組織和戰略；而羅馬之所以幾乎征服了全世界，則應歸功於拉丁民族那剛毅的作戰精神。

正如前面曾經提過的，斯巴達克思努力想按照羅馬軍隊的軍事制度和戰略原則，創立和組織一支角斗士大軍。

當他們戰勝了季杜斯·賽爾維里昂納斯以後，斯巴達克思就到龐貝城里去，給角斗士的第一個軍團定制軍徽。在軍徽的頂端，羅馬人釘上銅鷹的地方，斯巴達克思命令工匠們釘上一個紅色的銅帽子——那是奴隸快被主人釋放獲得自由時帶的頭飾。他命令他們在那個紅帽子下面，釘上一個貓形的小青銅片，因為按照古代神話，貓是最歡喜自由的動物，常常塑在自由女神的腳下作為自由的象徵。除此之外，斯巴達克思還按照羅馬人

的習慣，為大隊制定了隊徽。在隊徽杆子的頂部，是兩只緊握的手，這也是青銅做的。青銅手下面是有兩個數目字的小小帽形銅片——表示第几軍团第几大隊。斯巴达克思雖然暫時還只能率領一支不大的武裝部隊，但他相信：全意大利的角斗士一定會投奔到他這兒來，不久的將來，他就會統率一支擁有好多大隊和軍团的大軍。

斯巴达克思讓他的部下在維苏威山及其附近的平原上駐扎下來以後，就每天用很長的時間命令他的隊伍進行操演，研究羅馬兵士的戰術：怎樣使隊伍分散和集合，怎樣在指定的地點集中，怎樣進行包圍，怎樣向左或者向右轉移，怎樣把隊伍列成三條戰綫，叫第三綫的戰士穿過第二綫變成第一綫等等。斯巴达克思又收集了從賽爾維里昂納斯的兵士處奪來的軍號和彎號^①，成立了一支由號手組成的軍樂隊，教會他們吹奏起身號、集合號和沖鋒號。

就這樣，斯巴达克思以一個真正的軍事統帥的遠見，充分地利用了敵人被迫交付給他的時間。他訓練自己的戰士掌握軍事技巧和戰術，準備對不久就要進攻他們的敵人進行頑強的抵抗。

真的，克洛提烏斯·葛拉勃爾很快地出現了。他在集合了自己的軍隊以後，就用急行軍的速度前進，準備攻打角斗士。

斯巴达克思在自己的戰士中間堅決地保持着嚴明的軍紀，因而他們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就贏得了當地牧人和樵夫的同情，因此，還在克洛提烏斯到達前的一晝夜，斯巴达克思就已經知道了敵人出發的消息和他們的兵力了。斯巴达克思明白：一千兩百名戰士在開闊的原野上與三千多羅馬兵作戰是不行的。因此

^① 彎號——那是古羅馬的一種彎曲的軍號，號身從吹奏者頭上彎過去直垂到吹奏者身旁。

他命令起义的軍隊退到他們維苏威山上的营地中去，在那兒等待敌人。

敌人的進攻，很顯然，將在角斗士們到达維苏威山以后第二十天的午后开始。果然，大約在这时候，一中隊輕裝的羅馬步兵，循着山路兩旁的樹林散了开来，慢慢地向山上推進。当他們快要到角斗士們的营地附近时，就开始向山上射箭。但这批弓箭手和营地之間的距离还相差很远，因此並沒有產生什么重大的結果，他們只射伤了几个角斗士，其中有鲍尔托利克斯。可是，当角斗士向敌人投去雹子也似的石块时，那隊羅馬兵却几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害——他們立刻就躲到樹林后面去了，而且，当斯巴达克斯准备冲出营地向他們進攻时，这隊輕裝步兵却突然很快地撤退，完全停止進攻了。色雷斯人明白：賽尔維里昂納斯的潰敗已經給新來的羅馬司令官以深刻的教訓，使他考慮到山上的地形和敌人的作战策略。斯巴达克斯明白：像第一次那样对他营地的進攻决不会再重复了。原來克洛提烏斯已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他竭力想把角斗士們从那片懸崖上引誘下來，以便在有利于羅馬人的形势下与他們作战。

克洛提烏斯正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派出一隊輕裝步兵上山偵察：他想知道所有的角斗士是不是都聚集在营地裡。內战时期，克洛提烏斯曾經跟着苏拉在这一帶打过仗，他曾經走遍了整个康滂尼亞省，他对这一帶的地形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当他确实知道角斗士們全在山上的消息以后，就搓着兩手露出滿意的微笑——这在他那晒黑了的惡狠狠的臉和嚴峻的厚嘴唇上面是很难見到的——高声叫道：

“这么說，老鼠已經進了籠子！……再过五天他們就要下來向我們这些勝利者求饒了。”

圍繞在他身邊的百夫長和副百夫長都面面相覷，他們不明白統領的話，但很快一切就都清楚了：克洛提烏斯親自率領了兩千名兵士，他命令其餘的一千名兵士由百夫長瑪爾古斯·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尼格爾^①統率，留在維蘇威山山腳下的執政官大道^②上。接着，他命令自己統率的四大隊的兵士繼續沿着維蘇威山的山坡向上走去，直到大路被那唯一能通達角鬥士營地的曲折小徑所代替，再上去盡是樹林的地方才止。他叫他的軍隊在那兒停下來，然後選擇了一個方便的地点，下令扎營。接着，他立刻派了一個副百夫長到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尼格爾那兒，命令他确切地執行預先約定的計劃。

在我們所描述的事件以後九年當選為執政官的瑪爾古斯·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尼格爾，那時還只三十三歲，他的勇敢和野心是有名的，他渴望在戰爭中樹立功勳。內戰時他在蘇拉的部隊中作戰，他的勇敢使他在軍中負有盛名。在角鬥士起義之前四年，他隨着阿庇烏斯·克勞提烏斯·普里赫爾出征馬其頓，與那些不滿羅馬統治的行省中的人民交戰，但羅馬軍隊主要的是想征服色雷斯人，因為他們曾經在當時奮起反抗羅馬人那種不可忍受的壓迫和統治。

由於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在羅多帕山作戰非常勇敢，他獲得了公民桂冠的褒獎，而且升任為百夫長。沒有多久，衰弱的阿庇烏斯·克勞提烏斯·普里赫爾死了，戰爭暫時中止，年輕的梅薩拉就回到羅馬。在羅馬人得到角鬥士起義消息的那一天，他已經準備跟着執政官盧古魯斯遠征黑海^③。但是由於盧古魯斯要在過了春季以後方才出發遠征，他就請求執政官允許他跟着克洛提烏斯·葛拉勃爾一起去討伐角鬥士。驕傲的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屬於那批只要一提起和角鬥士作戰就會浮起極其輕

蔑微笑的貴族之列。

可是这一次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对榮譽的渴望中，还夾雜着他对斯巴达克思的不可遏抑的私人的憎恨。原來他是苏拉的寡妇范萊丽雅·梅薩拉的族兄，因此，当他听到了范萊丽雅和斯巴达克思之間的爱情糾葛，他的心中就升起瘋狂的怒火。他認為这是耻辱，他从此不願意再見到他的族妹；他的整个頭腦中的每一根神經都憎恨着斯巴达克思，認為他玷辱了梅薩拉家族的名聲。

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在接到了統領克洛提烏斯·葛拉勃尔的命令以后，就帶着自己的兩大隊兵士；循着維苏威山的山麓繞到山后去。过了几小时，他到达了朝諾拉和努采里亞那面轉过去的山坡下，然後來到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上。他們循着那條山路走去，直到它消失在深淵、峭壁和亂石堆之間才止。梅薩拉就命令兵士們停下來在那兒扎營。

我們不打算停留在这兩支分路到达山前山后的羅馬軍隊，怎样在兩小时左右的時間內建成了營壘的描寫上；因为像以往一样，營壘总是方形的，它的周圍掘好了壕溝，壕溝上面是土壘，土壘上面是緊密的防柵。羅馬兵士建設这种巩固的營壘的速度，大家早已从好些歷史家和軍事專家的贊美和描述中知道了，我們在这兒只要把他們贊美的話搬來重复一下就行了。

就这样，在傍晚时分，克洛提烏斯·葛拉勃尔在維苏威山的一边，范萊里烏斯·梅薩拉在另一边，布下了各自的軍隊，封鎖

① 尼格尔可能是他的渾名，因为“尼格尔”是皮膚黝黑的人的意思。

② 執政官大道——羅馬的道路按其大小分成好多等級，用國內各種官職的高低表示之。執政官大道是當時最寬闊的大道。

③ 因为米特里达梯斯王的本都王國就在黑海南岸。

了山上野營中角鬥士們所掌握的出路。

現在羅馬兵士們終於明白了他們司令官的計劃；他們想到老鼠真的已經關進了老鼠籠，不禁高興得很。

具有先見之明而又謹慎小心的克洛提烏斯，只派了一千名兵士去扼守通諾拉的那條小徑：他知道維蘇威山的那一面是垂直的懸崖峭壁，那對角鬥士們下山來說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因此，他把主力集中在通龐貝的那條山路旁，從這兒下山要比那邊方便得多，正好在這兒，最可能遭到角鬥士們的進攻。

第二天早晨，斯巴達克思按照以往的習慣巡視了那片崗地，他在朝諾拉那一面的峭壁下發現了敵人的營壘，而且他雖然還沒有看到克洛提烏斯的營壘——它被樹林遮沒了——却知道事情大為不妙。他決定把敵人的情況搞清楚，就率領了兩中隊人，開始循着通龐貝的小路下山。他還沒有走完兩哩路，他的前衛已經發現了羅馬營壘附近的哨兵，雙方互相用投槍和箭攻打了一陣。斯巴達克思命令大隊人馬停下來，親自跑到前衛逗留的地方。就在這兒，威力無比的羅馬營壘，在吃驚的角鬥士們的眼前赫然顯現了。

斯巴達克思的臉色變白了。他默默地注視着矗立在他眼前的壘牆。那使他產生一種極其痛苦的感覺，好比一個被人家活葬的人，當他醒來以後接觸到又冷又沉重的棺材蓋時的情形一般。

羅馬的哨兵一看到角鬥士的前衛就發出了警號，營壘中立刻出來了一個百夫隊，他們向前沖來，向斯巴達克思發出了投槍。色雷斯人正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想，他知道角鬥士的隊伍遭到敵人的封鎖定會復滅。他甚至沒有注意到在他周圍呼呼作聲紛紛落下的投槍，雖然其中的任何一枝都可能刺死他。

率領前衛的十夫長，急忙把斯巴达克思从沉思中喚醒過來，說：

“斯巴达克思，我們怎麼辦？上前去作戰還是撤退？”

“你說的對，阿尔凱斯特，”色雷斯人悲哀地回答。“应当撤退。”

前衛快步地撤了回去，斯巴达克思慢慢地跟在他們的後面，回到還在原地等候他的兩個中隊那兒。

他在沉思之中率領他們回到山上的營壘里。

羅馬的百夫隊追逐了一陣，向角斗士們射着箭，但他們一會兒就接到了命令，收兵回營。

斯巴达克思到了那片崗地上面，就召來了埃諾瑪依和鮑尔托利克斯。鮑尔托利克斯雖然受了傷，他的信心和熱情還是絲毫沒有減退。他們又請來了別的最最老練而且勇敢的指揮官。色雷斯人率領他們全體到朝諾拉的那面的崗地邊緣上。他把峭壁下面的敵人營壘指給他們看，說明他們正處在危急的局勢中，然後問他們：按照他們的意見，應當採取什麼辦法來應付這一危局。

英勇無畏、視死如歸、但是性情急躁而又鹵莽的埃諾瑪依大叫道：

“我向復仇女神發誓，我們還留在這兒幹什麼，干脆像猛獸一般沖下山去撲向這一個或者那一個營壘不就得了。死掉一千個人，還有兩百個人可以沖出去！”

“如果能夠這樣干倒好了！”斯巴达克思說。

“為什麼不能夠？”果決的日耳曼人問道。

“我也有過同樣的想法。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敵人營壘恰好在通我們營壘的那條陡削小路与毫無障礙的開闊地區之間？

你有沒有想到，不論是這邊或者那邊，我們都不能把戰綫擴大到十個戰士以上？我們一共有一千兩百個人，但參加戰鬥的卻不能超過二十個。”

斯巴達克思的理由非常充分，他的想法也非常正確，因此埃諾瑪依把頭垂向胸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在他們的周圍，站着一群默不作聲、垂頭喪氣的角鬥士。

“而且我們的糧食最多只能支撐五六天了，”斯巴達克思繼續說。“那末……以後怎麼辦呢？”

這一由斯巴達克思用悲哀而又陰郁的聲音提出來的問題，在他所有的同志前面，極其分明地顯出了它的全部威力，這是一個痛苦、殘酷而又可怕的問題。

結論是十分明顯的。七天，八天，十天，他們也許還可以在這兒堅持……再下去呢？……

什麼出路也沒有……投降或者餓死……

這二十個英勇的角鬥士底惱人的沉默局面，持續了很久；對他們來說，意識到五年來支持他們生存、燒沸他們血液，鼓舞他們生活的全部希望的毀滅，實在是極其痛苦和悲慘的。正當他們覺得勝利就要臨近而且有保證的時候，突然看到他們的事業將要遭到這麼悲慘的結局，那又是多麼的可怕啊！與這樣的災禍比較起來，死亡又算得什麼呢？

斯巴達克思首先打破這一陰慘慘的沉默局面：

“跟我走吧，讓我們一起循着這片崗地的邊緣走一周，仔細地觀察一下，是不是還能找到什麼別的出路。不論它怎樣困難和危險，為了我們神聖事業的勝利，只要我們能逃出這一坟墓，即使只逃出一百個，其餘的人全部犧牲也顧不得了。”

默默無言，集中了全部注意力的斯巴達克思，在他同伴們的

簇拥下，开始繞着营地走去。斯巴达克思不时地停留下來，那时候，他就很像一只关在鉄籠里的雄獅，一面咆哮發威，一面探尋着打破牢籠周圍鉄柵的办法。

于是角斗士們走到那座把維苏威山的山頂和他們所在的崗地隔絕的懸崖峭壁下面。斯巴达克思望了望可怕的峭壁，低声說：

“即使是松鼠也爬不上去啊！”接着他又說。“但是，我們如果爬上去了呢？……这只能使我們的处境更加糟糕。”

最后，这隊角斗士的領導人來到崗地的南端，在万丈深淵的邊緣上停了下來，想用眼睛探測它的深度。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吓得立刻把眼光从这一使人头昏目眩的無底深淵上移了开去。

“只有石塊才能达到这个深淵的底部，”某一个中隊指揮官說。

离他們不远，有二十來个高盧角斗士坐在地上，用很粗的柳条極其敏捷地編着盾牌。同时，另一些人又把編好的盾牌，用好多塊坚硬的皮蒙起來。完全陷入沉思中的斯巴达克思的游移不定的目光，偶然落到那批共患难的同志們底原始制品——盾牌上去了。

起先，他的眼光只是机械地落到那些盾牌上面，接着，又無意識地凝視着它們。

一个高盧人看見斯巴达克思注視着盾牌，就微笑說：

“我們軍營里，收集來的皮制盾牌和金屬制的盾牌还不到七百面，为了使其余五百位同志也能用盾牌武裝起來，我們就決定自己动手做一批盾牌，因为……我們还有牛皮……我們还可以做下去。”

“海苏斯和吉圖昂①会在你們未來的新生活中慷慨地賜福給你們的！”斯巴达克思叫道，他被这些不幸的高盧人的同志爱感动了：即使在休息時間，他們也要把他們的精力和技能，全部貢獻給解放被压迫弟兄的事業。

斯巴达克思沉默了一會兒，他仿佛已經忘掉了自己焦慮着的大事，只是親切地注視着这批年輕的高盧人和他們的工作，接着，他問。

“我們還剩下多少張牛皮呢？”

“不，不多了，大概還能蒙二十面盾牌。”

“這些皮就是我們最后一次上龐貝去時搜集來的。”

“可惜牛皮不能像柳條那樣在樹林里長出來！”

斯巴达克思的眼光又注視着那些又粗又韌又柔軟的枝條，它們東一小堆西一小堆地放在这批臨時武器匠的身邊。

高盧人最后那句話，使斯巴达克思吃了一驚。他對那句話的回答，只是顫抖了一下，接着就仿佛準備跳躍一般彎下身子，拾起一枝柳條來。突然，他高興得滿臉放光，用全力大聲喊道：

“啊，我最偉大的、替一切人造福的解放之神朱露特發誓，我們得救了！”

埃諾瑪依、鮑爾托利克斯和別的百夫長、副百夫長、十夫長，都被他的喊聲弄得莫名其妙，一齊向斯巴达克思轉過身來。

“你說什麼？”埃諾瑪依問。

“我們能得救了嗎？”鮑爾托利克斯問。

“誰能拯救我們呢？……”另一個人又問。

“誰說的呢？”

① 吉圖昂——吉圖昂是高盧人的大神。海苏斯是戰神。

“用什么办法呢？”

斯巴达克斯沉默了，他又仔細地注視着那些柳条。最后，他轉身对同志們說：

“你們看見这些柳条嗎？我們可以用它來編扎一架極長的長梯，梯子的上端縛在这塊懸崖上，然后把它的下端放到这个深谷中去，我們循着这架梯子下去，就可以突然出現在敌人的后方，把他們砍成肉醬。”

几乎所有随他一起來的同志們的臉上，都掠过了一絲怀疑的苦笑。埃諾瑪依絕望地搖搖頭說：

“斯巴达克斯，你在說夢話呐！”

“要編扎一道八、九百呎長的軟梯嗎？”鮑尔托利克斯疑惑地問。

“天下無难事，只怕有心人，”斯巴达克斯果決而且滿有信心地反駁道。“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你們用不到徒然为这架長梯耽心：我們有一千兩百个人，我們在三小时之內就可以把它編扎完成。”

斯巴达克斯把他热烈的信念、旺盛的精神和蓬勃的生气灌輸給其余的人以后，就派出四个中隊的角斗士，叫他們用斧头武裝起來，到附近的樹林里去砍伐適合編梯子用的、最粗最韌的柳条。

斯巴达克斯命令其余的人留在那片崗地上，按照中隊分散開來，排成双行。他又命令大家把營地上所有的繩子、綑帶和皮帶完全搜集起來放在身边，以便把那架將要編扎的非凡長梯的各部分互相連接起來。

不到一个鐘点，派去砍伐柳条的角斗士們开始八个、十个或者二十个一隊地回來了。他們帶回來大捆的柳条。于是斯巴达

克思首先动手开始拿起粗壯的柳条編扎梯子，同时命令所有的人一起参加这一工作。一部分人准备材料，另一部分人編，第三部分人就把可以救他們命的奇妙長梯的編好的各段連接起來。

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当前的危急情况，因此每一个人都極其用心地努力工作着。秩序和靜寂統治着这片一千多个战士同时工作的崗地，只有偶而傳來請求帮助和指示的極低的声音或者回答。大家都在竭力尽可能完善地做好这项共同的工作。

太陽下山之前兩小时，那架長達九百余呎的軟梯終於完工了。那时候斯巴达克思就命令四个角斗士把它拉开來：他要親自檢查每一个梯級，檢驗一下連接的地方是否牢固可靠。随着他对軟梯的檢驗工作的進行，那四个角斗士又把它逐漸卷起來。

当黄昏降臨的时候，斯巴达克思命令全体角斗士一面保持極度的肅靜，一面拔營；每半中隊战士，必須把自己的武器縛成一捆，因为当人从長梯上下去的时候，再不能讓梯子加上額外的負担。斯巴达克思命令角斗士們用一道各种織物的条索編成的長繩系住一捆武器。这样，当那半个中隊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循着長梯爬到峽谷底部时，那捆用長繩縋下去的武器也就可以到达了。

接着，斯巴达克思下令在長梯下端系上兩塊大石，然後把它循着那道成为深谷牆壁的懸崖放了下去。色雷斯人机智地考慮到，用这种謹慎的方法可能獲得兩種結果，而這兩種結果对于這一極其艰难的爬梯运动的順利完成，同样是重要的。首先，兩塊大石的重量超过隊伍中任何一个大漢的体重，如果那架系着大石的長梯能够一直縋到峽谷底部而不断，战士们下去就有了保證。其次，那兩塊石头可以牢牢地把長梯的下端固定在谷底，減

輕它那危險的擺動；因為這架長梯是柔軟而又輕巧的，當它壓上人體的重量時，擺動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當一切都準備妥當時，維蘇威山周圍的夜色也就愈來愈濃了。埃諾瑪依第一個準備冒險下梯。

這個日耳曼巨人用雙手抓住那塊牢牢系住長梯上端的岩石的尖角；他的臉微微發白：這樣危險的下降，他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面臨着岩石嶙峋的無底峽谷，不論有多大臂力或者旺盛的精神都無法施展了，這位剛毅的巨人不禁打趣道：

“我對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奧定①發誓，我以為，即使瓦爾基爾女神②中最輕盈的海麗雅③來參加這危險的行動，也無論如何不會感到自己是絕對安全的！”

當埃諾瑪依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那魁梧的身軀就開始漸漸地在環繞深谷的峭壁間沉了下去；一會兒，連他的頭也看不見了。斯巴達克思彎下身子注視着，梯子的每一下擺動和搖晃，都使他整個身子發出一陣痙攣。他的臉變得很白；好像他的全部身心都被吸引到那架不斷擺動的奇異長梯上去了。

角鬥士們成群地聚集在這片崗地的邊沿上，好像那無底的深淵吸引着他們一般。那些站在後面的人都踮起腳尖瞧着那塊縛住長梯上端的岩石；大家都默默地動也不動站着，在靜寂的黑夜中，只聽到一千二百個人的沉重的呼吸在發响，這時候，他們

① 奧定——北歐神話中的神王，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和羅馬神話中的朱露特。

② 瓦爾基爾女神——北歐神話中神王奧定的九個侍女，她們安排戰爭，按照神的意志使這個戰士或者那個戰士死亡，然後把他們迎入瓦爾哈拉神殿。她們的首領是弗萊雅。

③ 海麗雅——神王奧定的侍女，九位瓦爾基爾女戰神中的一個。